

 禾林小说  
HARLEQUIN®

# 激情绑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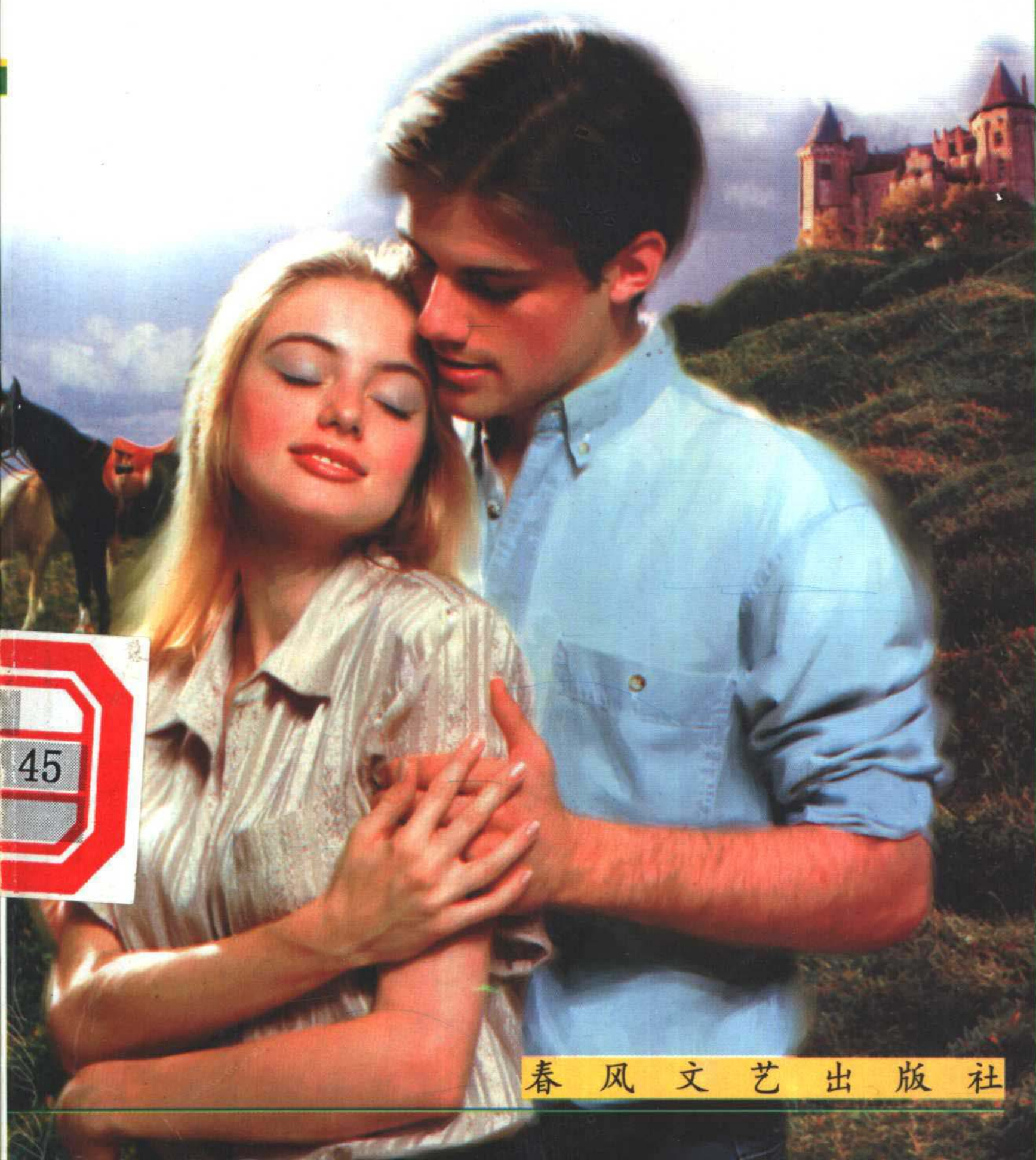
*Hostage of Passion* Diana Hamilton

[美]戴安娜·汉密尔顿 著 仪敬 译

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春季 春意盎然系列

禾林小说

春意盎然满人间



春风文艺出版社



**禾林小说**  
**HARLEQUIN®**

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春季 情人节系列

# 激情绑架

[美]戴安娜·汉密尔顿 著 仪敬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激情绑架 / [美] 汉密尔顿著; 仪敬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3

ISBN 7-5313-2296-X

I. 激… II. ①汉…②仪…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159 号

**Hostage of Passion**

Copyright©1995 by Diana Hamilt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1 by Harlequin Enterprises Limited.

Translated by Yi Jing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Under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非经著作权人同意, 任何人不得重制、抄袭或转载本书  
全部或部分内容及进行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为

\*

**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情节、人物皆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Harlequin®, 禾林, 及 Joey Device (谐角图样) 商标  
为加拿大禾林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81 千字 印张: 7 插页: 4

印数: 1—15000 册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邵 丹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何海洋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296-X/I·1995 定价: 11.00 元

#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在这寒冰初破的三月天，有盈盈的春水回流！一声春雷，奏响了春天的交响；一场春风，剪出了千柯的绿叶；一夜春雨，洗出了万山的青翠。而我，第八批禾林小说，带着怡人的浪漫风情，载着动人的爱情传说，应约而至！

经营房地产的富家女，越战归来的退伍军人，成为一场飞机失事的幸存者。残酷的丛林生存法则，险境中方显英雄本色，且看患难中的两人如何演绎这段《情陷空难》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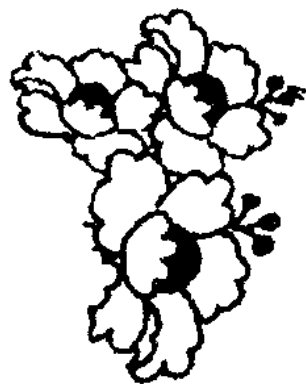
既然王子娶了灰姑娘，为什么公主不能嫁牛仔？截然不同的身份，迥然相异的地位，在真情面前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公主与牛仔》，现代王室的爱情传奇！

微风送爽，碧波荡漾，他在天堂般的海岛上过着地狱般的蜜月。不是睡地板，与棕榈虫为伴，就是睡沙发，饱受噩梦困扰。秀色当前，却不可餐，不能餐。这一切皆源于他的《契约新娘》！

“野蛮”的西班牙人绑架了她！恍若仙境中的城堡，美则美矣，却不若自由来得可贵。而一旦重获自由，她又梦寐以“囚”，只因这是一次《激情绑架》！

假戏真做？邋遢丫头和花花公子共同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也由此而共谱了一首诙谐幽默、曲折动人的恋曲。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约好联袂而行，不见不散，只为一个有爱有暖的人间三月天！



## 第 1 章

“有人要拜访你，莎拉。”詹妮将头探进办公室里屋，漂亮的脸蛋儿泛着红晕，“他没有预约，也不肯说出名字，”她褐色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我已经向他解释过，代理行马上就要下班了，并帮他预约了与你明天的会面，可他还是坚持马上见到你。”

莎拉略微皱了皱眉将最后一叠文件放入铁柜，锁上柜子，并对职员流露出非常态的激动情绪。她一向严格仔细地挑选雇员，特别重视将员工的服务态度视为一种必备的素质。因为在过去的四年里，她的商务代理行一直在伦敦北郊，甚而在整个伦敦，都因其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因其高效的服务而广受称誉。

詹妮就是以她那令人愉快的性格和镇定从容而胜任此职

的。而此时，她的举止却像个莽撞少年。

莎拉叹息着看了看表，下班时间已过了二十分钟，晚上她还有个约会。然而，即便斯科特商务代理行从不缺少客户，但无视可能的商机也决不是她的风格。

“请他进来，我可以给他十分钟时间。”她命令道，整理了一下身上的浅绿色套装，优雅地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打开皮面的工作日志。

“我也坐进来好吗？记录一下他要求的细节？”詹妮问道。看到她气喘吁吁、万分激动的样子，莎拉惊奇地扬起了一道秀眉。

说完，她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莎拉那蓝宝石般的眼睛顿时变得严厉起来。她极力克制着自己，说道：“没必要，你回家吧。我来锁门。”莎拉不禁再次感到奇怪，她这个一向冷静自持的助手今天是怎么了。直到她看到一位她所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子傲慢地走进房间时，她才找到了答案。

尽管这位陌生人身着优雅的黑色西服，但他身上仍掩饰



不住那股蓬勃、野性的生命力，很难让哪个女人漠然对待。莎拉猜度他大概有三十四五岁。看得出，他似乎很了解自己的魅力所在。怪不得詹妮尽管称职到家，遇到这样具有男性魅力的人，也无从招架。

莎拉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她习惯性地面带礼貌的微笑，不想去深究自己这次感到非常拘谨的缘由。当他沙哑、富有磁性的嗓音透露了他的西班牙出身时，莎拉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与莎拉平日里打交道的英国商人们截然不同，极富异国气质。

使莎拉吃惊的是他那指责的口吻，以及他称呼她时所用的是她弃置多年不用的旧名。她觉得那个名字与她的形象不符。

“莎乐美·布何·斯科特小姐。”

他那双黑眼眸的深处闪着光，没有丝毫的犹豫。莎拉不情愿地点头称是，淡金色的头发映衬着因窘迫而微红的面颊。

他的嘴角紧绷着，一副厌烦的样子。使莎拉困惑的是，她已经多年不使用这个旧名了。轻浮的“莎乐美”一名的昵称是“莎莉”，这个名字在她还是少女时就已不用了，因为它听起来轻飘飘的，不够响亮。而“莎莉”同时也是“莎拉”的昵称，这个名字她很喜欢，听起来很有分量，更具权威性。至于“布何”这个中间的名字，她干脆去掉了，有什么必要要它呢？

然而，他却对莎拉出世时所用的名字了如指掌！这着实令人困惑。不过，单单就业务往来而言，他了解关于她的一些情况也无关大碍。莎拉将思绪拉回来，再次向空着的椅子作了个手势。但他顽固的姿势纹丝不动，她又飞速地看了一眼腕上的表，叹了口气，随即又换了平静的口吻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他犀利的黑眸逼视着她。宽宽的肩膀上，他的头高傲地昂着。那洞悉一切、毫不妥协的目光中分明带着某种威胁，令莎拉突然希望詹妮还没离开办公室。



这简直太荒谬了！他仍然不肯开口。或许，他因为英文远不够表达他的意图而在努力地搜肠刮肚？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莎拉眼看就要迟到了。尼格最恨约会不守时，她也一样。

努力克制着想再次看表的冲动，莎拉露出冷静、鼓励的微笑。终于，他开口了，略有些嘶哑的、黑天鹅绒般的嗓音伴随着跳动的字节，似乎他正努力克制着某种无名的、强烈的情绪。

“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皮埃尔·布何·斯科特先生？！”他突出的下巴棱角分明，青色的阴影隐约可见，性感的嘴唇挑衅般地向上翘着。他俯视着她，傲慢的鹰勾鼻正对着她。他的手放在窄窄的后臀上，敞开的裁剪精美的外套，露出显示他优雅线条的贴身马甲。

莎拉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在浪费她的宝贵时间。紧接着，她又极力克制住自己的烦恼，站起身，合上日志，拿起背包。

“对不起，我爱莫能助，先生……”当一张名片飘到桌子上时，她忽地停下来，敛住了淡淡的笑容。莎拉不假思索地拾起名片，迅速扫了一眼。她对这个名字并不感兴趣：弗朗西斯·加西亚·卡萨斯。于是，她说：“我的确不知道我父亲在哪儿，卡萨斯先生。”

对于父亲在哪儿，她真的连一点概念都没有。他会在哪儿呢？或许正在搞艺术创作？这消息还是她从报刊杂志上知道的，不能确定。每当皮埃尔四处乱跑时，小报总会为他留一席之地。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吗？”听起来他根本不相信她。“茵卡呢？”

“难道我应当知道吗？”

他皱着眉，眼睛因复杂的表情更衬出蓝宝石色。他仍站在门前，挡住她的去路。莎拉猜想得要多大力气才能挪动高大的他。当他修长的腿迈向她时，她不禁战栗起来。他看上去像个斗牛士。但她又立刻告诫自己不要犯傻，因为在她整



个二十八岁的生涯中，她从没见过斗牛士，而且就她所知他们大半会身受重伤而被用手推车运下场。

接着她听见自己倒抽了一口凉气。一是因为让自己陷在这种幼稚愚蠢的争斗中根本不符合她的性格。二是因为他正在向她逼近。这是她成年后第一次感到自己无法控制局面。

“那么，你最好把找出答案让我满意当作你的业务来做吧！我和我妹妹的名字对你而言可是意义重大。”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这是她的声音吗？那虚弱纤细的低语？“正在逼近”这个词不足以形容目前的状况。他已是近在咫尺，伸手可触。迷惑如潮水一般席卷了她，淹没了她。她竭力安慰着自己，这全都怪他说话跟猜谜似的。为什么他的姓名就该对她有意义呢？还有他妹妹的名字——茵卡？

她的鼻尖刚好和他马甲最上面的扣子齐平。莎拉迅速后退一步，却一下撞在后面的桌子上，让她明白自己身后无援。她端正肩膀，严肃地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请直说吧，

卡萨斯先生。我的约会已经迟到了。”

他的宽肩膀优雅地一耸，“有很多理由会让你觉得该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一切。如果现在说出你父亲在哪里，你就可以走了。”

莎拉的火气一下子冲了上来，他的话让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囚徒，好像别无选择。不适的姿势让她的脊椎刺痛起来，她全然不理睬疼痛，简洁明了地回答道：“你没有听见我说吗？我根本不知道皮埃尔这会儿会在哪里。最后一次得到父亲的消息是一张寄自爱丁堡的圣诞卡。但这并不能算作线索，因为他通常在苏格兰度过除夕。”

她没有提及父亲之所以前往苏格兰，是因为喜欢那个苏格兰寡妇的陪伴。似乎那个女人能安抚他强烈的自尊，满足他的口腹之欲，使他重新成为开心的人。安妮·凯普在她那窈窕的身段变得粗壮前，曾是某个艺术家的专职模特，在妙龄已逝不能再做模特后，一直倾慕她的皮埃尔将她从往日狂放的波西米亚生活中拯救出来。



“难道他就没有固定的住所？”这个西班牙人的口吻听起来像在说一个罪犯，莎拉有些同情起父亲来。不幸，也或许幸运的是，皮埃尔在世界各地有着许多的“安妮”，她们都心甘情愿地为这位天分极高、放荡无羁的艺术家提供所谓的救助。

皮埃尔从不会让任何一个情妇离去。他搜集她们，这正是莎拉内心深处里一直感到羞耻的，就像搜集各种稀缺邮票一样，他迷恋于她们的身体。她们一旦上了勾，就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他。莎拉总弄不懂，她们会不知道这样隐身在他背后，是在被利用吗？或许，她们根本不在乎？只要能够时不时地分享与皮埃尔共处的狂喜，她们就心满意足了？！

莎拉叹了口气，摇摇头，将思绪整理一下，重回到话题上。

“你为什么要找我父亲？”这显然不是钱的原因。皮埃尔尽管有很多缺点，却一向不赊款。人们争相购买他的作品。他可以依自己的喜好要价，而且每每成交。他对自己究竟有

多少钱并不很清楚，所有的财政事务都交由他的代理人迈尔斯·亨特管理。

然而，凭直觉，莎拉知道这个男人来访的目的不是来和她父亲握手言欢的，更不像是为仰慕他的天分，或来请求获取一份销售佣金。尽管任性的父亲总是令她难堪，尽管也许是父亲的过错使别人找上门来，但是，莎拉决不会因此透露父亲的去向，尤其是对可能会伤害父亲的人。

“你是说你不知道？你猜不出来？”他的眼中闪着讥讽、不信任的光，“你会不知道你父亲的名声？这可真是个传奇！”此刻，他的愤怒让人不寒而栗，使莎拉飞快地调转了目光。

她不是不晓得父亲的名声。有些东西是她想极力忘却的。比方父亲那疯狂的游牧部落式的生活方式：每每他会逃遁到无人知晓的地方埋头创作数月，紧跟着是举办通宵达旦的狂欢晚会，还有就是接连不断的绯闻。他的火暴脾气比他的艺术品更能招来小报的无数评论。



但是，据她所知，父亲从未偷过别人的妻子或情人！莎拉无法想象她这个年龄段的女人会喜欢上一个老人，尽管父亲充沛的生命力感染吸引着许多人想与他接近，其中也不乏这类让人无法拒绝的西班牙投机者的例子，她冷冷地想。

当意识到自己正摆弄着钥匙，从左手换到右手时，莎拉忙停住。她从不表现出坐立不安的神情，当然现在更不该。

“你最好告诉我，”她冷冷地说，“我没时间在这里和你玩猜谜游戏。”

他的一瞥完全怀着敌意，声音也因厌恶而变得生硬，“你父亲引诱了我妹妹茵卡，并带走了她！她只有十八岁，她的生活一向被呵护得很好，直到这个魔鬼毁了她！”他的眼睛直冒火，洁白的牙齿紧咬着下嘴唇。愤怒的情绪充斥着整个房间。

莎拉摸索到椅子边，迅速坐下来。如果他所说的是真的，那么他现在非常有权利生气。会不会是他误会了？皮埃尔有成打的绯闻逸事，有些已经数年。但据她所知，皮埃尔

却从未与少不更事的女孩子有过瓜葛。他更欣赏成熟型的成年女性，她们能用母性的爱安抚他，除了获得他夺人的光芒外从不要求回报，她们总是沉浸在短暂的幸福中直到他又游荡到别处。

“你能确定这是事实吗，卡萨斯先生？”莎拉极力想使声音听起来平静，但还是伴随着不安与震惊。至少，他们中的一个得保持冷静，别让愤怒的情绪蔓延开来。

他显然不屑于回答，从胸口掏出一张叠着的纸条丢在桌子上。他怒视着她，好像在说，在不争的事实面前，你胆敢存有疑虑。

她挺直腰板，用冰冷苍白的手指拿起纸条。纸条多皱，说明他已读过了无数遍，然而，除了她父亲的名字跳入眼帘外，她一律不识。

莎拉并不看他，只说：“我不懂西班牙文，先生。”他修长结实的手指一把将那张纸条夺了回去。

“见鬼！”他不禁吼了一声，仿佛是她无知招致了他的